辯正論卷第六

唐沙門釋法琳撰　明暁

十喻篇第五（荅傅道士十異）

內九箴篇第六

氣為道本篇第七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
矜白鳥之翼異望駮蒿華負爝火之光
爭暉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
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
之九箴誡之用指諸掌庶明君子詳
茲致焉

外一異曰　注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
女剖左腋而生

內一喻曰　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
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出
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盧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
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
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
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
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為
君上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
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
上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

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為
君上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
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輙稱太
上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
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李母所生不
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
也仙人玉籙云仙人无妻玉女無夫
雖受女形畢竟不産若有茲瑞誠曰
可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
責實信矯妄者之言乎礼云退官无
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礼也若
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
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
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 注老君垂訓開不生滅
之長生釋迦設教示不滅生
之永滅

内二喻曰 注李聃禀質有生有滅
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
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
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貴大患莫若有身使
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
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
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注老君應生出兹東夏
釋迦降迹誕彼西戎

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
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注老君應生出兹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内三喩曰　注李耳誕形居東周之哲
縣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
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羅衛居其
中也婁炭經云葱河已東名為震旦
以日初出曜於東隅故稱震旦一本
云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其中州
不生邊邑若生邊地地為之傾案法
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
智嚴慧觀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西
域之地立夏之日一本云夏至之日
正中時竪木無影漢國影臺立夏之日
一本云至期去表猶餘陰在依筭經
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
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
震旦自可為東一本云本自居中心
方别非海五万餘里若准此土東約
海濵便可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注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
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為罽賓
之教主

内四喩曰

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為蜀賓
之教主
內四喻曰
注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
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
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
咸年為闍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為上上流是
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
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
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
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無明證不符
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
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舜理
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
聃漢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
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
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之時人也文
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為周
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
王世嵇康皇甫謐並生聃末者蓋指
道之偽文非國典所載也
外五異曰　注老君降迹周王之代
三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滅一生
壽唯八十

三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滅一生
壽唯八十
內五喻曰　注李氏三隱三顯既無
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
[illegible]龜鵠之壽
法王一滅一生亦見微塵之容八十
年間開誘恒沙之衆
開士曰撿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没之文唯滅兢諸操等老義例云為
孔說仁義礼樂之本為一時赦王之
世于室以疾病致感老君授百八十
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
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太上所遣為三
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
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无弟
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
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
駕小車騎乘絲鬉来漢即簫鼓雲举
羽從空浮于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
異記不載斯靈撫臆淪心矯妄尤甚
外六異曰　注老君降世始自周文
之日訖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
我莊王之世

之日訖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
我莊王之世
内六喻曰　注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
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
之時不生姫昌之世調御誕應
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
是為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礼焉
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无典證出於
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
又撿周礼官儀文武成康之世然並
無柱吏藏史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
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　注老君初生周代晩適流
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
子搥胸群胡大叫
内七喻曰　注老子生於頼鄉葬於槐
里詳乎秦佚之弔責在遁天
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鵠
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蘭臺
之書
開士曰莊子内篇云老聃死秦佚弔
及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
歟秦佚曰向吾人見少者哭之如哭其

開士曰莊子内篇云老聃死秦佚弔
及三號而出弟子恠問非夫子之徒
歟秦佚曰向吾人見少者哭之如哭其
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
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
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
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
其謟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　注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
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
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星睛
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
陁之相
内八喻曰　注李老美眉方口蓋是
長者之形蹈五把十未為聖
人之相婆伽聚曰紫金之色
既彰希有之徵萬字千輻之
奇識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黄色
廣顙長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字
之文脚蹈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
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
鼻隆趬頭尖口高齒踈眼踈睞耳擿
鬚蒼梨色瑚厚脣長耳其伏如是豈比
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

鼻隆準頭尖口高齒踈眼耳拖
騃蒼黎絶頊厚脣長耳其狀如是豈比
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
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
耳覆垂埵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
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
蓮花葉形手内外握掌文皆成其語
雷震八種音聲胷上萬字足輪千輻
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相八
十種禎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
使苦痛安寧儕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　注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
依中夏
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
内九喻曰　注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
拜伏自奉朝章
佛為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
儀不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與撰明真論一
十九篇以駮道士出其僞妄詳彼論
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
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
者之服冝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
六十寸言法一歲三百六十旬或像一
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
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

六十寸言法一歳三十六旬或像一
年三百六十日也禓前有二帶言法
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
新卫言天立子　弟九丈　貝
又去若如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
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析除復焉
得三百六十數耶孝堯舜周孔不為
此服尋皇帝之遇皇人九真之蓋又
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
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
且咸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
老是周人兼陪赤吏冠履拜伏自奉
恒儀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黄巾赤録
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
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　注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
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
内十喻曰　注訓狂勃慈二親為行先
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
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
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
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聃前便成七
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知
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
新卫言天見子　弟十子　貝
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

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
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
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
鞞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
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内十喻　荅外十異

内從生有勝劣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狹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遷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
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
閑兩象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
優劣之異一也

内從生有勝劣

内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
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冡卿無命介
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
位在廉頗右頗耻之又云張儀相右
秦而左魏犀首右韓而左魏蓋云不
便也礼云左道乱羣煞之豈非右優
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
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摐子

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嵆康云李

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
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樅子

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
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撿太史公等
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正出
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
武之先五烝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
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
天常何者釋迦超無緣之慈應有機
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
刼降神而乘玉象捧曜而誕金姿三
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
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
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
能筭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
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
祥猶螢光與龍燭爭輝魚目共驪珠
竝耀亦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
引凡不无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
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
功滅法易求詐勞禀學是知騰神駕
景自可積刼身存氣盡形徂固當一
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老訓抱一守愚遺身滅智始詣於无為 釋教通周圓修衆德備舉後證於妙覺）

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徂固當一
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老訓抱一守愚遺身滅智始詣於无為　釋教通周圓脩架德備畢後證於妙覺）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
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
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
不死不終繩繩无名老氏則復歸無
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无物豈長生
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
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
量蹔智水之无涯語大則局在域中
陶鈞則不出性分盡其志也豈夫大
覺開无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
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
氛氳共和金舡同太虛比固語其量
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
異深尒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
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
陽文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煞二烝
為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為言則仁深
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注彈曰乾為陽為父莅在西北坤為
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
為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

注彈曰乾為陽為父在西北坤為
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
為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
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
所以木賤土故以己為甲妻金剋木
故以乙為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
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礼席若南
北鋪之即以西方為上言順乾尊也
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逐陽盛
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之也
內德位有高卑（老去藏史之官出楚遊秦為書契 釋捨金輪之位天上地下為尊）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
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
巳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
午巳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
此則從生老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
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卑子男女在
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
則不養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
處立准無或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
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
仁流之德頓虧東夷文王所生裁成
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
浮滑擴涇無帝 皇之神宅（前折邪 次歎正）夫
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
六道卓介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

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次歎正）
六道卓介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
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
金山之麗碧海足令瘂頭象面屈橋
杌之心六異十仙屈申伏膺受礼何
止挫徐甲於肅夫導尹喜於関吏稟
於齒牙之際注高士傳曰常摐子因
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𠁅而亡舌
柔而存常子曰盡矣叔名於藏史之
間乎介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礼隔尊卑著自典墳
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
不許僭号稱王楚曰之君故自貶之
為弟子豈可傳粥之小匠疋我天王
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内化緣有廣狹（老為九州肯虛化主説五千教章 釋為三界通知法王闡八万妙藏）
内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
以無名為務周衰出関二篇之教乃
作然周書典墓无老氏所製安案二教
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説老為尹
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位非
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折邪 後歎正）
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
道唯適覺演惠明於百億敷法雲於

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

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

道唯遍覺演惠明於百億敷決雲於

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

崇崖峻壁之典龍居鳥負之文盖盈

溢於玆矣雖知羊潛計之術莫能紀

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

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

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

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尒道之劣

四也

外稟生有夭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

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无窮所以

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

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

注彌曰老子既去長生今日在何郡

縣乎也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夭之異

五也

內壽夭有延促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

年盖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

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釋珎徃

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

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

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雜

太史公以爲楚老莱子及周太史儋
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
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爲難
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
託焉神仙傳云欝華子録圖子傳豫
子太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眞
行子錫射子反色先生等並是老子
身者皆見碑書不出神仙正經末正
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
之士何時蹔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
皆由晩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
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
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詭說
耳誠哉斯言可爲永鑒矣夫妙樂資
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以生
滅頽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
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
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
詮嶷尒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
桃實屢然而靡延東海桒田數變而
非永五雲九轉悲纒鳥之暫留飛雪
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殆無大椿
之久蜉蝣罕龜鵠之年尒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

之久歸稀罕龜鶴之年尒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初出世覺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弟在昭莊之世神光白鳥非閔桓景之年然而洞務昏天濁流翳地文中進祀孔子非其不智子貪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舌誠不虛也（前折邪 後嘆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爲因修信相由茲起感齡促化廣慈氏以故致疑巨嶽非衡石所量劈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可辨方劫遠而未窮豈如馳穴求仙翻其失世鋭纓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鷃共鵬冀偶高馳駑與驥足爭遠尒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固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遂

外遷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
迹之時因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
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
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
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法氣
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亦人有
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
老聃死秦失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
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前折邪後歎正
夫大慈化圓德滿終謝機亡仁舟溺
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
之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
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船勝福於
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工於絕代是知
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
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望返嶠山
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壟空樹
注皇覽云黃帝塚在嶠山老子在扶
風也亦道之劣七也
外聖賢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
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鵠步反字奇適
至如卷鬚綠精夷人之本狀高鼻深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
雙瞳河目海口龍顔鵠歩反字奇適
鵠正謂天鵝也 鵠胡沃反
至如卷鬚綠精夷人之本狀高鼻深
目胡子之常形豈可足我聖人用為
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
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少多

內喻曰聖人相質无常隨方顯妙是
以虵軀龍首之聖道稱於上皇雙瞳
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髮
騏驎之一毛禹耳齊眉乃峨山之骨
玉非所類也 前舉疑 後漢正 夫法身等於如
如無方至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
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景
脣花目之麗万字千輻之相日輪月
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
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
注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
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
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
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
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
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
復加百倍始成一无見頂相功德復
加百倍始成梵音聲功德仙人觀而
自悲嗟羨蘖之旦暮發志見而興感

後加百倍始成一无見頂相功德復
加百倍始成梵音聲功德仙人覩而
自悲嗟衰棄之旦暮覔志見而興感
歎靈花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標奇
蒙倛斷菑以顯異
注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
形如斷菑也
豈陽文與嚴纂比麗孟娵與龐廣覽
妍佘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
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
夏之古制也
注曰道士元来本著儒服不異俗人
至周武世始有橫披刾二十四縫以
應陰陽二十四氣出自人情亦無典
據也
釋訓袈裟左銰偏袒右肩全幅攢縫
之褶半片倚支之服禿髮露頂猶踞
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獨
用茲形制進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王佩金貂莫施於蘘野荷衣
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
陳滌衣異緇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
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
世是以前賢髮文身中夏稱太伯之善

𥁞帶弗践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
陳滐衣異教之服故乘於道者或
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
世是以剪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
反常合道時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
性謌神陽凡践聖而不異其容服未
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量如法慈
桐弗感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冈
押其體勢竟莫駭其心故経云羅漢
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
何必鵕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儷烝
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弥遠挈舩
待釣何其鄙夫介道之劣九也

外說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
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
攺玄風長被万古無差所以治國治
家常然揩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
不孝闍王煞父飜得无愆調達射兄
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惡用斯
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問有漸頻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
薄璪仁識於疋婦大孝存乎不遺然
對凶歌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
華俗之訓 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識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
莊子妻死扣盆[illegible]

薄環仁讓於足婦大孝存乎不遺然
對凶歌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
華俗之訓（莊子妻死扣盆而歌也　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子四子相視而笑）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
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為
人君也化周万國乃明辟之至仁形
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
輪廻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
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来往生
死中往来多所作更来為父子怨親
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親是以沙門
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
等含氣於己親（行普止之心　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清
虚仐重恩愛法貴平等仐簡怨親豈
非惑也勢竟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
穆此其流焉也欲以訾聖豈不謬哉
仐道之劣十也

內九箴篇第六　荅外九迷論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氣三
棄耕分衛四　教為治本五　忠孝靡違六
三寶无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乎
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乎合節
佛經如来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来
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
世之日當我周教史冊所書固无遺

佛經如來[illegible]
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
世之日當我周教史冊所書固无遺
漏未聞天王詰彼慈嶺豈於中華之
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
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
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
見聞仰度能仁不容和簡注曰汝无
見佛業有謗聖愆何得怨神唯自
咎也
求心責實事殊言乖真詭皎然足稱
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
知其迷一也
内周世無機指一
内箴曰夫淳義麗天矇瞍莫鑒其色
震霆駭地聾聵弗聆其響者蓋機感
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過其心
結憤野人賜辯莫能鎔其忿亦情性
之殊也注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
逐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
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
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遣
馬圉者辭焉野人乃悅之也
故道合則方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
越況无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
為業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羣情不能
須至敬尊之以積漸衆行不可脩

越況无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挍深有
爲業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羣情不能
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倫修
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
自然
注老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也
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
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
故三皇統化
注須弥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爲伏羲
吉祥菩薩爲女媧
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
注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爲老子儒童
爲孔子光淨爲顏回
興已澆之末玄虛冲一之旨黄老盛
其談詩書礼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
讖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爲
人天之由漸盖冥符於佛理非正辯
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塵方莫窮逺
迹問津於兎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
斯而談豹同之世非釋教所宜以也
猶熒燭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
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
池涌泛昭王歡於誕神雲霓四變穆
后欣於亡聖
注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雹奮擊憍夫不能殄耳而聚是天以涌
池涌泛昭王歡於誕神瑞雲霓四變穆
后欣於云聖
注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
摧折天陰雲黒有白虹之怪也豈
能越慈河而稟化踰雲嶺而効誠淨
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
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性非尒
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
暈鬪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
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寂尊一念運
心無不来應故凡俗各傾財産競造
塔廟不恡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
埏檀寫貌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
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剞劂一拜一礼
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以来六百餘
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礼
即感如来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
不到此即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
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内建造像塔指二
内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
踐思賢鑄金而摸范蠡丁蘭竟孝剞
劂以代見須在資二梁壁而圖聖孜

內建造像塔指一
内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
践思賢鑄金而摸範叅丁蘭竟孝剞
劂以代親顏在資仁繹壁而圖聖故
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於夢寐亦
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玆鏤
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相
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鋈或覩真避座
寫貌迴軀注感應傳云楊州長千寺
有育王像人欲摸寫寺僧恐損金色
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
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璞閉高閣明
旦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
應不窮由来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
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
湘水瑞彩發於檀溪
注感應傳云盧陵發蒙寺育王像記
云像身出盧陵三曲瑞光跌出湘州
昭潭並放光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
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也
長沙標聚日之姿盧岳顯融金之質
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干賓捜神臨
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
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枚
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
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
迹鶴山浮軍宦寶青臺之下覩蒲月

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
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
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
迹萬山浮暉滬瀆清臺之下覩滿月
之容新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之
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天簫后一
鑄而剋成宋皇四模而不就其例甚
衆不可具陳豈以介之無目而斥彼
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為涅
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无不
周者稱之為佛陁以此漢語譯彼梵
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
之夫佛陁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
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也而吾
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
提之異号也稟形於大覺之境未閑
大覺即佛陁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
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云
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夢也注
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朝故
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
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
言語所而心以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
黙四德名言所成簫然無累故稱解
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選
以雜切於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録

默四德名言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
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選
以推功於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
云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
方說五千文然則周之與老並見佛
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老子有言
曰夫易者無為也無思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
於此余令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
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
且封旦樹比干以悲勁顯墳勿翦勿
伐展李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
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貽撿
羅漢之德正法念經云四種人得樹
偷婆偷婆漢言塚謂輪王羅漢辟支
如来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
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
乃暢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
遍乎八國光鏢斜貝散體周於十方
乍五色凝耀旋空彰於漢世八彩耀神
應顯於吳宮介其百鐐靈龕千花妙
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遥
浮空界翔鵾跕鳳遠接虗方盡壯麗
之容窮輪煥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
忘景行崇表峻閣標樹鴻猷而已哉
無以欄梵之辯識滄海之廣狹揄枋

之容窮輪煥之美豈若高山仰止
志景行崇表峻闕摽樹鴻猷而已哉 新正壽光尹六 新井十八 民
無以欄梵之辯識滄海之廣狹榆枋
之智測崐閬之高卑而汝莫知其
旨二也・
外論曰夫礼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
身之行本末見曰民失礼其國可存
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令瞿曇制法必
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
言便為世間之貴致使无頼之徒因
斯勃逆踑踞父兄之上自号棄門慠慢
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
于家無樂无恭復形于國
注曰礼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
所為處高可亦無礼无孝斯則門門
出梟鏡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膺
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
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截巾修善
備无勝福秃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
豈在髡頭守真无勞毀貌世不能知
其迷三也
内威儀器服指三
内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
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
因果期乎道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 新正壽光尹五六 十六二十三 民
亦忠孝宣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

王陵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
因果期乎道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
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
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以遊塵外
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異非道
不行故泥滓乃万質同歸緇衣為衆
樂壞色簡易尊於解脫條隔象於福
田偏服禾有執勞礼云執勞者袒也缺袂便於運役
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
也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
仰衆聖也擯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
鬚髮去華贛也俯容肅貌不忘敬也
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
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祥
慎辞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
恬漠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政也
顏下色致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
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
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
而心滌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國
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履闕地理之明
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
飾道昱禍秦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
生常之業莫廢庸鍒之役无耻押世
則忠孝之礼斷求仙則高尚之風歇
猶禽蠅掐白黑之論鍮鎦有鳥鼠之

生常之業莫廢庸疑之役无恥狎世
則忠孝之礼戯求仙則高尚之風歃
猶會蠅掐白黒之論鍽鍢有鳥鼠之
識蓋妖惑之傳矣尓不自見其盲三也
注正法念経去辟如鍽鍢人捕鳥時
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今之
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
謂不毀鬚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斎
猶鍽鍢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桒柘充八蚕之績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社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為之
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
迦垂法不織不耕経无絶粒之法田
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
紝之婦是知持盂振錫糊口誰憑左
袵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歳之中飢
寒惣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
知其迷四也
内棄耕分衛指四
内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
飢是以桀溺務耕孔子辟諸禽獸樊
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无位而
松子禄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賜贈

飢是以桀溺務耕孔子辟諸禽獸
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无位而
松子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賜贈
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吾
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談三世之洪
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
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
胎於目前報應則形影无差業緣亦
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
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
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
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
浪殘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
請田地又談織紝之婦必知並畜妻
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官懃織何為莫
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
墮負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構
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偶耕既无絕
粒之人頗憅容作之倦自舂自磨饑
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
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
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
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者玉
門也唯以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
道路溺孔也呼為師及父母奧根之
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

門也唯以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
道路溺孔也呼為師及父母臭根之
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决
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
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
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
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
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
乱生民若覩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
不恭世出犲狼之種无礼无義家生
梟鏡之兒明矣夫辨奇貨者採驪珠不忌
九泗之深求華璞者逗藍珽无憚三襲之
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户牖輕
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
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勸夫不愛其力
貧客不悋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
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紿偽於漢國
叙控鶴弗克陵雲之寶言食霞莫覩
療飢之信致有猱玃蜃鉿之論
注曹植辯道論云仙人者黨猱玃之
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雉入海
化為蛤鸞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其
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
化體變乃更為魚鼈豈復識翱翔薄
累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

翾老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
化體變乃更為魚鼈豈復識翺翔薄
暴搵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
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
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
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賊左道者以虛
偽也蓋撿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
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
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
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
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
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
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
未聞人民咸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
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
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
期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
求福不知形命已殘覓慕家安豈覺
宗種久滅可謂畏死而服勾吻懼溺
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
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促運
正由真偽混雜礼樂不調世不能知
其迷五也

內敎為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

其道五也

内教為治本指五

内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絶情棄欲登聖之蹊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引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為无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无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悪去一悪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悪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悪趣衰而災害弥

注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盛善龍無力悪龍有力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竟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悪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稔豊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絶焰息煨績微而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保髓愛精仙家之奥旨今反謂淫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歟

[illegible]

而易騳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保
髓愛精仙家之輿旨今反謂滛欲為
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敷
仙而棄其術且廢犬馬者貴其識恩
嫉梟鏡者惡其反噬尒則警夜代勞
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鸒勞深於梟鏡
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
畏矣且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與替延
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
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姫發履道而齡
長嬴政滛刑而祚短
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邵太
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
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
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
紂死牧野犬戎煞幽厲王不終周祚
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簪
諸在目非曰虛談豈敢無佛而祚延有
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
吾子自貽伊戚良足歎矣昏若夜遊尒其畬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
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澤豈曰能酬
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礼今
佛垂訓必令棄尒骸骨捐兹草野多
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乱廢
兹典礼孝妣棺柩曾无封樹之心

佛語言必令翕俗骨捐茲草里多
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乱廢
茲典礼孝妣棺柩曽无封樹之心
注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礼
始於曁周宅穸之事故有縢緘槥櫝
瓦椁虞棺皆起於中古也曁周文之
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収而藏之始
行葬礼故云葬礼者藏也欲人之不
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
子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
封不樹唯棘唯檕俯同末世行於葬
礼蓋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屍
葬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礼非
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之謂
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
鄉邦本異捨己殉他用為求福豈知
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
六也
内忠孝無違指六
内箴曰導聾聵者必俯仰而指撝啓
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
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
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无法非孝者
无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
故顔回死顔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
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

无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
故顔回死顔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
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
義也且愛敬之礼異容不出於二理
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
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礼此礼制
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
匱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在
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祀之
礼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
万釋主三千

阿育王経云王煞八万四千宮人夜
聞宮外哭聲王悔為造八万四千塔
今此震旦亦有在此者釋提桓因天
上造三千偷婆也竭溟海而求珠淨
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愍群生為巳
任等舍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負
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寶相之
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
法身而遐覧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
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
寶牀而送終

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一
脚至闍維處亦於後世一切衆生報
生養之恩也孝勸表儀茲亦備矣數
棄體骨從何而至哉且経勸屍陁普

至闍維處亦於後世一切衆生
生養之恩也孝勸表儀茲亦脩矣敎
棄體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隨普
施飛走意存宿倩奥免將来不若莊
周非末代厚葬失礼之本而去鏤鐖
何親禽獸何跡生既以身為迸捺死
當以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
蔵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
或貿笈從師揩簦遠岳披蘿緝蕙為
曳態絰金竈罕成玉華難覩凝髓化
骨空致斯談戴冀鋭憑鑰未覩其實或
捐骸地腓喪骨天台生闕菽養之恩
死無冥益之利倒心危於廢物邪網
卦於群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
罔聖之業攀危險據乃諒足寒心懺
然不懼何愚之甚尒旨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别音韻不同然佛
經釋迦稱牟尼此是胡語此土翻譯
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没
其能儒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耨多羅言上也三藐三正遍知
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无上正真之
道老莊之教胡法无以為異故不翻
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
生此名下劣非為上士撿其鄙稱亦

道老□之教故□□以為□異故不翻
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
生此名下劣非為上士擒其鄙稱亦
又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覆蔽
世俗惑乱物心然猷舊尚新流蕩之
常弊悪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邪
鄭有甯鬻之賓溺喪有忘歸之客世
不能知其迷七也
内三寶無翻指七
内箴曰夫名无得物盖謂實賓豈以
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
首呂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
仁未弘夫子首惣於耳荀德不逮老
軀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
之号義會多種遍能貫於万德不可
以仁偏訓通仁絶於四句安得將能
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
号耳又云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與
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
名覈實尋源豈得斯号夫上法高勝
道義通玄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
書呪咀不可謂正薫猶混雜不可謂
真道士畏鬼符去左佩太極章右帶
昆吾鐵指日即停暉擬鬼千里血造
黄神越章煞鬼又造赤章去赤煞人
也守雌羨下非名為上 老子云莫若守雌 又云道性近水

邑吾鐵掐日即停暉擬鬼千里血造
黄神越章煞鬼又造赤章云亦煞人
也守雌羨下非名為上老子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
鉗口滕目安得稱道莊子云滕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
猶春鳥轉哢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
實秋垂蠹木或近於字垂關朝字之
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
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鶴頸
皆有垂稱経言多足二足如來寂尊
然蝦蟇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
心之稱非為下劣子雖洗垢求無
揁南威之麗棒心斆疾未變西施之
姸當更為介陳其掐掌釋迦是佛顯
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
寶勝号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
柱之讖陽父陰母之謡
黄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載
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陽
思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捉也
号馬尿為靈薪呼口唾為玉液叫
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尿為靈薪
老鼠為玉璞出上清経事鄙而怯彰
辞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吝德希腊鼠
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嗤姸異
矣冥焉不知介音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

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唯妍異矣冥焉不知介音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縉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名全去茲冠冕皂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天生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能則佛日是天生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習漢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嗤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褐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无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莫勉之功齊矣況變俗織心毀形緒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為玉璞也〕玄化幽微遂令鷄鳳混質〔文以云楚人以山鷄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乾三十六

於五善聖教緜遠然使鼠璞濫名云周
人謂死鼠為玉璞也玄化幽微遂令鷄鳳混質文以云楚
人以山鷄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乾三十六
部淆乱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
衛世師主之経涅槃經云衛世師論也吉頭良羅之
仙火仙外道名去救頭水仙外道名夷外羅也末伽闍夜之道若提
子斷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斆
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无報滯
識將冥山等闇邪心與昧谷同昏如
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靈
談安歌諳唱吞刀吐火滚仲御之膚
心潡雨嘘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
中黄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
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
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
深持惑壍高築疑城名抱一隅迷淪
於三界爭守二見沉晦於九流識體輪
廻无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
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設藥誕
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
患輕則奇方遥授偏裨以前羽鳥鏑重
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
孫吴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
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緑膚絳瀨
集須弥而共色冲和子曰旋璣文者
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

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緑膺絳顏
集須弥而共色冲和子曰旋璣文者
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
我今日身命駐采延華儻至三五百
年以此為真身長久視義在於斯今
之道士所學之法不沒以此為念然
大都上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
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
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
名理定恵之法孱然可修何勞投苦
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
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
匠去麁巾糬黄褐剃鬚髮染袈裟而
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経及行道義
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偷佛家経論
改作道書如黄庭元陽靈寶上清等
経及三皇之典並改撥法華及无量
壽等経而作者也修心則依坐禪而
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為精思之号也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
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
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
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
法為業但逢衆僧莫不礼拜巖穴之
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之法沖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
法為業但逢衆僧莫不礼拜巖穴之
内恙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懴悔恒讀佛経案旋璣抄文冲和
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
陶隱居荅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
音聲玆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礼歳積
故致真應来儀正尒整拂騰藉採汲
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
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曽無
異說尒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
罪貽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
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
子不能悟其寳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
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尒已来漸
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讓干
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記事右史記
辭直筆直言無矯无妄魏書外國傳
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桒門浮圖経老
子所作
注曰浮圖経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
猊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
律年老鬚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灾
禳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
贖愆臨倪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

徃年老長白常教人為浮圖
穡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
贖愆臨倪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
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
馬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
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
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
也孝秦景傳経不去老說案晉世道
士王浮啟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
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
佛方有佛興盖證詞之甚極世但罽
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
使相繼不絶莫傳老子在彼化胡況
浮圖經及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
老子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去
顯聖德何誕哉袁宏漢後紀云老子
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経誥其說甚多
撿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
日教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
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
明威化胡等経並云胡王不信老子
老子神力大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
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
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陁乞食以制
凶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
割毀形色亦為剠劓之身禁約妻房
絶其

攞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陁乞食以制
兇頑之心豁服偏衣用桂強梁之性
割毀形皂赤為剠劓之身禁約妻房
絶其勃逆之種
注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
會聖仍為燕尒之坊至德清虛便是
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恒對婦親
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
取婦張陵張曾世世畜妻故有男官
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号魏晉
已来舘中生子陳梁之日靜内養兒
嘆婦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柱淫欲
狠愓生自道家外假清虛内專鐵繼
可耻之甚也
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刳腹洗腸
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但此
士君子夙稟道真
撿漢官儀云景帝已来於國學内始
立道舘以教學徒不許人間別立舘
舍孝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成経
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豈論及杜氏
幽求並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
陶隱居内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
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
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
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

堂傷曰朝礼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
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旡方欲
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
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
食梁陸脩静之為此形也
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詐假髡頭可
謂身無德無而樂著相械家旡恵稱
而愛居裹經昏聵懕之甚良可悲痛昔
漢明感夢此法始来還令胡人立廟
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
石勒之日念其胡風為僧澄道人矯
世且凡下羽迎俱誦覺為翦剃世不
能知其迷九也
内老子身非佛揹
内箴曰大厦為衆材所成羣生非一
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
八万法門傾河海而莫惻故有此聖
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
同於継踵像正差條淨穢區分懲悪
勸善其流一也周孔世訓尚無改於
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
周姫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
成道成佛即是餘人无践聖之理羣
朋絶登道之望又先譏十異後諧一同
首軸之間毀譽矛楯卷舒之際自皆
衆商權目盗衆信有斯哭夫真偽相

朋絶登道之望又先讖十異後詣一同
首軸之間毀譽矛楯卷舒之際自皆
乘商権目盗求信有斯哭夫真偽相
形猶禾莠之相類善秋者存禾而去
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
宗源久矣至如漢帝降礼於摩騰法本傳
吴王屈節於康會
吴錄云吴王問僧會曰佛法何以異俗
荅曰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
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
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
漸訓也曇始延魏君之席
魏錄云拓拔燾用崔浩之說遂滅法
悉毀像燒經駈僧還俗始正旦杖錫
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
三刀而始不傷形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
如前斬之不傷乃内始於虎圈虎閉眼
伏頭燾乃試置天師圈側虎鳴吼欲
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黄老所不及延
始上席謝過道林登晋主之牀秦世道
安參共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
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
僧傳云石虎号澄師為大和上衣以
錦繡每上殿勅諸王公以下扶輿皆
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以也黄老
之術由来不贊者貴才以捕勝殞躬

錦繡每上殿勅諸王公以下扶輿皆
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以也黄老
之術由来不競者貴才以捕勝殞躬
崔浩以邪誣喪質
魏書云崔浩寇謙之勸拓拔燾毀滅
正教燾後身發悪疾乃誅崔寇二人
姜斌以集詐徙質王浮以造偽誅身
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虚談其崇
勸也如此其疵譏也如彼夫顔閔遇
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
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
習之真偽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
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虵牀與
蘪蕪類質逢芳者辨其容苟吻與藂
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黙
而還輔孔門虚而復盈有自來矣自
漢明捕試邪見折鋒惠日凝暉法雲
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集棄偽歸真
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无竭
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黄老風澆
咨成服亦變非道非俗咲号闇人善
咀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探鬢
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手相鞭打
其法律也若失符録則倒銜手板逆
風掃地鞭枝百束自斫自負盗奏章
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堰 出道士孫氏法儀也 責

其法律也若失符録則伍伯徵三杖过
風掃地柳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
也則劓劅灰獄背負水堰（出道士孫氏法儀也）責
罸尤重同奴𨽻之法罪譴渝伏比畜
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
已来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
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
勝範竊我聖蹤乎故顏之推云神仙
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為虛放華山之
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蹤使得
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
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
心勿輕慢也源夫四塵五陰剖析形
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万行歸空千
門入善辯才智恵豈徒七經百氏之
愽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
歸心篇以誡子弟尒不能知其盲
九也

氣為道本篇第七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
謗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
獲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
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求無
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
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
聖之支不見天尊之神亦无大道之
[illegible]

疑爲道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
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
聖之支不見天尊之神亦无大道之
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
澄精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
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
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
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
子曰道士太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
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極大
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
机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
天三界之外案神仙岳圖云大道天
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
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者之里災所
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万五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
圖云都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中上道
神明君寂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
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王
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
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
民任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
死无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
有寶臺王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
復難矜但道家僞說無迹可觀習俗
生常爲自足久眾邪覺寂乎有不同

死无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
有寶臺王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
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
生常為日已久衆邪競叙乎有不同
如欲正名理湏詳悉今略出緣起隨
而判之案周礼自堯已前未有郡縣
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已来
方陳州号春秋之時縣大郡小鄉屬
於縣漢高已来以縣屬郡典誥所明
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
天上猶應獨事無為何因户屬鄉居
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長州牧
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
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
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
上與世符同保偽為真良可羞恥其
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
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无形而本无
氣茫忽之間變而有氣三變而有形
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
生散則為死故曰有無相生也万物
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
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
子曰陽氣黃陽精經云流丹九轉結
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

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
子曰陽氣黃陽精經云流丹九轉結
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
名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
二氣隨精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應
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
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九丹上化
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
万物使之生也
通人曰古来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
文視之不見名曰夷者精也聽之不
聞名曰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
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
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
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叙
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
生眇莽之中甚幽冥幽冥之中生乎
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
三氣明焉一氣清一氣白一氣黃故
云一生二二生三三案生神章云老子
以元始三炁合而為一是至人法體精
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
寂臧務願歡孟智同等老子義云令
此三氣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為通相之
體三氣為別相是體攝道所宗以氣
為本本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為色
心所成炁免生死之患可得羅常

此三氣以成聖體又去自然為通相之
體三氣爲別相是體撿道所宗以氣
爲本者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爲色
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潄明
之案養生服氣経去道者氣也保氣
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
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
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
死矣故莊周去吹呴呼吸吐故納新
彭祖脩之以得壽考按此而言能養
和氣以智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
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
既國曰他有即是无常故老子去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
去言天地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
自然无稱窮極之辞道是智惠靈知
之号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
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去昔燧人氏仰觀
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
黄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
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
繫辞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
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

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
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
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
繫辭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
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
三合九陰陽相通以成萬物不間別
有道神處太雲都坐高蓋天上羅
三清下包三界居七映之房出九宮
之上行神布氣造作万物豈非惑乱
陷墜人間耶技功則業殊比隆則事
異沙門雖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有
過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測之玄猶乎弗
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堂小水
迩憑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辯正論卷第六